

## 夜吟,或流年里的旧伤口（组诗）

●范烛红

——  
 晚星多过城市的灯火  
 游走的风景映衬黯淡的天籁  
 朴素的人生归处。在时间之外  
 最初的流淌依然如梦阑珊  
 悦纳夜语者的呢喃  
 庸凡不会耗尽对美好的向往  
 这些点点星火已翻涌成炬  
 旧日的足迹  
 非至山穷水尽方才离开  
 抑或是繁复中果敢的留白  
 花瓣泪:悲观主义者自注的  
 暖色调。看流星划过时的荒芜  
 黯淡不了蓝宇尽头的深邃  
 削足适履,于徒劳无益的泥淖  
 卸下层层防备,蔑视伪善  
 静默地附着,还是失血地超越  
 伤口盛绽痛感  
 孤独援引丰富  
 三  
 为遇见而低吟。爱的咆哮声里  
 那株风尾竹的枝桠间隐匿着忧郁  
 或深陷于峰回路转的月光  
 多少故事饱蘸浓情化不开过往的白  
 几组献诗依然无题  
 归去来兮,逝水的日暮晨昏  
 决绝地奔赴源自大地沉浮的坦然  
 某些尖锐提示万物生长的方兴未艾  
 刻骨的伤痕是跋涉者分享的勋章  
 纵有薄凉秋风拂过橙篱  
 阡陌之上衣袂飘飘。佳人独娉婷  
 思念如沙已堆积成了塔  
 规行矩步在人间烟火里的倩影  
 暗喻精神世界供奉日久的图腾  
 此刻叶脉隐忍跃动  
 喘息着内心辽阔莫名的涛声……  
 四  
 因爱搁浅,当千帆过尽  
 笃定的人提着内心的灯笼去往春天  
 任整个道路荆棘蔓延  
 那束光依然高过几经修炼的词句  
 直抵浩瀚,远方与星空的整饬  
 站在废墟上凝视  
 一抹沙砾叠加的岑寂有相似的人生  
 梦的裁剪或城池的构筑  
 总逃不开峰岚叠嶂的进退维谷  
 无需袒露彼此的痛点  
 内敛时光册页里的明亮与炽热  
 摒弃,何尝不是一种贴切的宣扬  
 扎紧幸福及苦难的背囊  
 静默地自渡,契合渐行渐远的桨声  
 潮汐绵长的回音深处珍藏着真相  
 彼岸花开,诗意犹在  
 五  
 野树寒鸦。苍烟收不住天际的落寞  
 暗合晚霞未曾彻底褪尽的足音  
 残存的温热如季节恪守的箴言  
 以完全真实的善意叩击良知之门  
 缄默;或是同世界正式妥协的宣言  
 相爱相杀的故事发轫于时间的醇香  
 候鸟的羽翼紧裹潜滋疯长的旧识  
 在鲜明依然的情节里一笑而过  
 夜茫茫,路漫漫,该跟谁共赴  
 一场大雪的刻骨与纷纭?

——  
 早先我种植在鱼缸里的绿萝  
 恰似岁月的遗珠  
 这些年点点星火已翻涌成炬  
 旧日的足迹  
 非至山穷水尽方才离开  
 抑或是繁复中果敢的留白  
 花瓣泪:悲观主义者自注的  
 暖色调。看流星划过时的荒芜  
 黯淡不了蓝宇尽头的深邃  
 削足适履,于徒劳无益的泥淖  
 卸下层层防备,蔑视伪善  
 静默地附着,还是失血地超越  
 伤口盛绽痛感  
 孤独援引丰富  
 三  
 为遇见而低吟。爱的咆哮声里  
 那株风尾竹的枝桠间隐匿着忧郁  
 或深陷于峰回路转的月光  
 多少故事饱蘸浓情化不开过往的白  
 几组献诗依然无题  
 归去来兮,逝水的日暮晨昏  
 决绝地奔赴源自大地沉浮的坦然  
 某些尖锐提示万物生长的方兴未艾  
 刻骨的伤痕是跋涉者分享的勋章  
 纵有薄凉秋风拂过橙篱  
 阡陌之上衣袂飘飘。佳人独娉婷  
 思念如沙已堆积成了塔  
 规行矩步在人间烟火里的倩影  
 暗喻精神世界供奉日久的图腾  
 此刻叶脉隐忍跃动  
 喘息着内心辽阔莫名的涛声……  
 四  
 因爱搁浅,当千帆过尽  
 笃定的人提着内心的灯笼去往春天  
 任整个道路荆棘蔓延  
 那束光依然高过几经修炼的词句  
 直抵浩瀚,远方与星空的整饬  
 站在废墟上凝视  
 一抹沙砾叠加的岑寂有相似的人生  
 梦的裁剪或城池的构筑  
 总逃不开峰岚叠嶂的进退维谷  
 无需袒露彼此的痛点  
 内敛时光册页里的明亮与炽热  
 摒弃,何尝不是一种贴切的宣扬  
 扎紧幸福及苦难的背囊  
 静默地自渡,契合渐行渐远的桨声  
 潮汐绵长的回音深处珍藏着真相  
 彼岸花开,诗意犹在  
 五  
 野树寒鸦。苍烟收不住天际的落寞  
 暗合晚霞未曾彻底褪尽的足音  
 残存的温热如季节恪守的箴言  
 以完全真实的善意叩击良知之门  
 缄默;或是同世界正式妥协的宣言  
 相爱相杀的故事发轫于时间的醇香  
 候鸟的羽翼紧裹潜滋疯长的旧识  
 在鲜明依然的情节里一笑而过  
 夜茫茫,路漫漫,该跟谁共赴  
 一场大雪的刻骨与纷纭?

——  
 爱是愈浓,情愈重  
 多少梦魇已锈空成泛黄的册页  
 理想质地尚存,泪滴稀释狼狽  
 震颤的心弦嘹亮了季节独有的牧歌  
 伊如亘古不变的反噬之殇  
 微醺了脉脉斜晖里发光的忧伤  
 纵使厌倦了伪善的呵护  
 花季刷新温热的语境  
 缓缓盛开意蕴丛生的词汇  
 何必多言:漂流的生活拒绝歧义  
 远方向着远方伸展  
 没有屈服于风雪孤寂  
 七  
 那些飞舞着的纯洁精灵  
 以轻盈之姿唤醒冰封的旧梦  
 翩然于天际。或隐入时间的尘埃  
 深沉的爱漫溢无形的精致器皿

——  
 未改的初心染尽人间凛冽的白  
 等一首好诗降临素雅的诗笺  
 等一次融化叩击覆盖的清醒  
 大地悄然为跋涉者辟开一条归途  
 红泥似血。被践踏的英雄主义  
 面对的一半是命运的垂青  
 一半是如火炙烤的教训  
 越珍贵越趋于孤寂与庸凡  
 越降落越接近飘扬的旗帜  
 八  
 残阳晚照。及至最初的梦想  
 归入无垠的夜与夜的霓裳  
 一些突兀的寒枝晃动脆弱的心  
 枯萎的痕迹依然滞缓,沉浮  
 或是大地珍藏的辽阔记忆

——  
 人间净土;凡人或蚂蚁背负  
 命运的苍黄。诚挚的叮咛  
 咫尺的慈悲地  
 寻觅的远方皆需坚定地扞拏  
 当生活的辙 与你背道而驰  
 何以抵抗岁月铺展的蹉跎  
 这些年失血的奔波里  
 孤冷寒意辗转待一首首诗歌  
 日渐清瘦成街灯映照的篝火

# 何立杰散文二章

### 乘凉

“乘凉”这个词，恐怕现在多数年轻人已不能准确掌握其含义了，因为现在他们差不多已见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乘凉”场景了。“热天在凉快透风的地方休息。”这是官方给出的书面解释；然而现在，当热天来到时，人们都习惯于急切前往空调房间里去避暑，而这与传统意义上的“乘凉”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以往人们的“乘凉”场景，恐怕只能从记忆中去寻找了。不过，我孩提时代所经历的那些乘凉的情景，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每每想来仍能给我带来温馨之感。

那还是计划经济的年代。城镇住房都是公有的，基本上以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大集体为单位给居民分配住房；所以，以院落群居为多。那时候，物质生活还很贫乏，居民家中别说是空调，就连电风扇都还是稀罕物，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会有；大多数人家到了热天，都只是靠手摇扇子驱热。好在那年月平房居多，冬暖夏凉，气候似乎也不似现今这般酷热，白天阳光烈日气温高时，大家都待在室内摇扇避暑；而到了晚间，日头落山，室外渐凉，此时各户大抵都选择走出房屋，到户外自然中去乘凉。

当年乘凉的场景在脑中还很有印象。我记得盛夏时节，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家家一户户便开始为晚间乘凉做准备了。先是往门前院子的地面上泼一遍或数遍凉水，借水的蒸发带走白天烈日投下的热量。待吃过晚饭，各家各户便陆续开始将竹床、竹椅等搬到院子里那已泼过水的平地上。这些竹床、竹椅大抵都是有年头的，有的年代久了，被磨得净光并呈现红润色泽；年头越长，竹床竹椅便越发光滑红润，也就越感凉快。

那时候，我家所居的那个院落，总共住有四户人家；院子有三四米宽，三十来米长，四户共有，每户门前都有一两棵泡桐树，各户竹床竹椅

等一般都置于树荫下。吃过晚饭、洗过澡之后，大家便陆续在竹椅凳和竹床上坐下、躺着，点上蚊烟，摇起芭蕉叶扇，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拍打蚊虫，个个都显出闲适惬意的样子。此时，大人们一般都彼此谈心、交流，谈时事、谈见闻、谈琐事，或者谈家务、谈子女、谈教育，在看似漫不经心的交谈中，于不知不觉间增进了彼此的了解、理解，融洽了彼此的感情。孩子们则是最为活泼也最能给乘凉的院落带来活跃气氛的因素，他们缠着大人讲故事，或者天真无邪地展示自己演唱、摹仿等方面的才艺，或没完没了地提出一大堆让大人们难以回答的问题……

青纱帐里，荫翳之下，常常是一片其乐融融的情景；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在这乘凉的环境里都变成大家淡而化之的普通味道。于是，这个院落里的几户人家，因了这种每日都上演的交流，几近成了一家之人了……

当然，这里我所回忆的，是当年城镇居民热天乘凉的情景。至于农村的情况，自然有其不同之处，但效果恐怕也是相近的……

我常常想，那个年代的乘凉，其实也就是一个以天热为客观条件的促人交集交流的平台。这个平台，是那个欠发达年代无意间造就的产物。然而，尽管这种形式很简单、很朴实，但总的来说是有其积极的生活意义的……

再联想当今社会，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纷纷住进了高楼大厦，甚至住进了别墅，家家户户靠空调来调节室内温度，人们无须再聚集乘凉了；又因为有了互联网，人们也不愿直面交流了。于是，人人之间，邻里之间的直接交流变得少之又少；即便是住在一个单元楼的人家竟然也有互不认识。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一只喜欢串门的狗》的小说，讲了这么个故事：住在一个单元楼里的几户人家互相都不认识，当然更缺乏了解；后来因为其中一户寻找他的那只“喜欢串门的宠物狗”才陆续的和其他几户相识了；而后这几户为了给

这只狗过生日又都聚到餐桌上来。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喜剧故事，但描述的却是现代城市社会的某种病态，细读之是难以轻松得起来的。

每当联想到这些，我对当年那些乘凉的情景便有点怀念了。我想，我们原本是善于交流的——善于把生活中的各种交集很自然地转化为交流的平台；为什么在物质生活获得极大丰富之后就变得不善于此了呢？为什么现在人人都只热忠于带着提防心理、戴着防范面具在互联网搭建的平台上进行虚拟的缺乏真诚互信的交流呢？我们已经相继抛弃了书信交流、节日拜会等很多传统的直接交流方式，那么未来，我们还能为自己搭建起能够广泛应用的真诚交流的平台吗？……

### 冰窗花

不知是不是气候变暖的原因，抑或是因为楼房不断增多增高而产生了热岛效应，而今在我们这个纬度的城市，冬季里的冰窗花已不容易见到了。然而多年以前，美丽的冰窗花却经常盛开在冬日的窗户的玻璃上，成为严寒季节上苍送给我们的一份精美的慰藉。

是的，冰窗花一直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冰窗花也一直留在我对祖母的怀想里，它就像祖母的笑容一般，时常浮现于脑际……

那还是个欠发达的年代，即便是在县城里，居住条件也是很差的；我们一家八口人，挤在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老平房里过活。房里摆着两张大床，靠里的那张床，是祖母带着年幼的我和小姐姐睡，斜对面靠门边的床，是另外两个姐姐睡觉的地方。一张没有上漆的长方形木桌摆在房子中央，既是一家人的饭桌，也是来人靠坐、孩子做作业的地方。这样，屋子里便被填得满满当当；幸好父母在机关尚有一间房，大哥上了外地的技校，否则便实难容纳这一大家子人的。

冬季来临时，祖母在屋里生了炉火，将一把不知换过多少次底的铝壶

# 岁月无痕

●方武

在已经谢去了红妆，此时的她正在为秋天积蓄能量。

我站在教室里的窗前，目睹春风抚摸花草树木脉脉的柔情，倾听阳光洒在花和叶上沙沙的声音。我情不自禁地走出教室，徜徉于这花红柳绿的春天校园。想想，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和这朝夕相处十六年的校园分别。我心中立刻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十六年，弹指一挥间。曾记得，十六年前，我第一次踏进这个校园，带着许多懵懂与未知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心中有自豪与喜悦，心中也有惶恐与不安。这是一所外资捐建又是公立的学校。学校建成后给予了众多的厚望，就这样一所举足轻重的学校，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交

予我来打理。我深知是领导对我的考验和信任。我深感责任重大而使命光荣。

记得是2008年8月30日晚上12点多钟。我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打开手机一看是中心学校打来的，叫我立即赶到中心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说经研究决定安排我到希望小学担任校长的职务。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从那以后，一直到退休前夕辞去校长之职，岁月漫长而又短暂。我不负众望，取得了我教学生涯中的辉煌成绩。学校综合考评年年领先。校园文化建设很有特色，“六•一活动”、“艺术节活动”等都有声有色，自己个人教学成绩十年单科第一。由于校容校貌，硬件设施，文化建设都很出色，2016年国

# 瞬间即为艺术

## ——浅谈摄影艺术

●彭霖

高明的摄影家也不法照出一张过去的照片。过去的一切似乎只能由作家、画家及其他表演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想像来完成。要么已然由摄影艺术家留存了下来。而留存下来了只要称得上是艺术，那便成就了它作为艺术的永恒价值。而且这个永恒是看得见的永恒，而非文学作品——它在我们的想像世界里，是无法直观的。

实际上，一切时间皆由无论瞬间组成。但为摄影艺术家需要的是某一特定瞬间（即空间和时间）的“瞬间美”，它不能超脱“几分之一秒”这一时间限定。我们拍摄花卉要选取花朵开得茂盛时的最完美的状态，拍摄自然风光要把握最灵动的时机(如自然世界的风雨雷电,如某位舞蹈家的瞬间动作)。捕捉这种“瞬间美”需要一名优秀的摄影工作者具备敏捷的思维及细致的观察能力。这个细致的观察能力，并非此时此刻所具有的，而是来自于

自身的日积月累。它是一个过程,过程决定摄影家的能力与才华。

陆游曾说过“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瞬间美”的捕捉当然也就在“瞬间美”之外。而这个“外”实际是以文化积淀、生活积累为前提的“厚积薄发”。而文化应该是一个历史积淀。这个历史积淀是经验的，是人类一定时期内某种系列活动中大浪淘沙后凝结成的大家普遍接受的思考、意味甚至方式方法等的结晶体，而非狭义的文学。生活积累既包括大量的训练、大量的阅读，也包括大量的生活实践，这样才能有利于心灵的厚积，是提升文化底蕴的有效方法之一。“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讲的实际就是这个道理。但除此之外，敏感度和捕捉力是摄影者捕捉“瞬间美”的重要一环。准确的判断有利于掌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做到明察秋毫，运筹帷幄。有了明察秋毫的本领

就有了高度敏锐的悟性。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纷繁芜杂，我们必须学会站在相机的“立场”上看待客观事物，也就是要把眼睛变成取景器，要学会用眼睛去拍摄，才能把正确的瞬间思维应用于摄影艺术创作实践之中。

实际上，有了用眼睛去拍摄的本领仍然不够。还应该有呵护这一“拍摄”的心灵，必须用心灵去记住“这个”瞬间的本领，这样才能触类旁通地产生“下一个”这样的瞬间。“这个”既可以是想像的延伸与“突生事件”，也可以是真实的“花开花落”。

有了心灵的“拍摄”便有了一切。任何艺术都是人的心灵的艺术，人的因素才是决定的因素。在摄影创作中，毫无例外地要遵循这种艺术转换规律，即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艺术性灵转换成摄影的语言，这样，“瞬间美”就会呼唤欲出，这样，我们就能闻到“踏花归来马蹄香”。



鲁迅